



学海拾贝 书径撷芳

铸剑为犁，和平永驻 ——观《伊万的童年》有感

如今的我们，不曾经历战火，不曾饱经风霜，住在宽敞明亮的屋内，享受着因和平而带来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的极大富足。我常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屋内，内心反复咀嚼着一个问题：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究竟能否感受到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摧残？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前苏联经典电影《伊万的童年》中找到了答案。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部老电影，那么它的情节是十分俗套的。本片的主线讲述了一位在二战中失去双亲的苏联小男孩伊万，为了替父母报仇，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养父军官想送他去军事学院读书的建议，而选择成为一名刺探敌军军情的侦察兵的故事。

既然这部电影是如此的俗套，那么它为何能成为影史上的经典呢？我又是如何在这部影片中，找到反思战争的答案呢？其原因就在于本片那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梦境与现实相互交融的拍摄手法和对人物细腻刻画。

影片开头，就是一片伊万的梦境：明媚的阳光照在一片树林中，树上的枝叶被照得闪闪发光，伊万赤裸着上身走在林间，此时的他皮肤洁净，面容有神，随后，他来到母亲的门前，俯身向下，痛饮摆在母亲面前铁桶里的水。但美梦没有持续太久，母亲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伴着倾斜拉近的镜头，伊万回到了现实，此刻的他身处一座破败的小屋内，穿着一件满是缺口的外套，头发脏乱蓬松，双眼内满是惶恐。美好的梦境与糟糕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观众对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在唏嘘不已，不免让人感受到战争对于社会个体——特别是孩童——会造成多么大的心灵创伤。

接着，伊万被带入一处苏军营地，在他和一名中尉谈话的过程中，镜头给到一处墙，上面写着“我们有着八个不超过十九岁的孩子，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要被枪决，为我们报仇！”这句话本应该出现在别处，却被导演

用交融的手法巧妙地表现在这处安全的地方，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恐怖。而在伊万即将被送去侦察前，还有这样一段：伴着凄美的音乐，伊万在一栋漆黑的屋里发现一件军大衣，他拿着棍子不断拍打着这件衣服，用带着哭腔的语调控诉战争的罪恶。

最令我感动的，应该是导演对伊万结局的表现。影片在推进到“伊万被送入敌军阵地”后，便开始播放二战胜利后，苏军庆祝的画面，随后便以那名先前接待过伊万的中尉的视角，带我们了解伊万的结局：在一栋残破的监狱内，空气中散落着尘埃，中尉打开一份已被处决人员的档案，里面赫然出现伊万的照片。而后，影片通过对过去伊万受审时的声音和现在中尉所见情景的交叉，激发了观众们对伊万不幸遭遇的想象，使观众对战争的反思情绪到达顶峰。

另外，片中还有一段令我印象颇深的剧情：一位老人徘徊在一处早已被摧毁的屋旁——这里似乎是他曾经的家，即使它破败不堪，老人还是在它那倒塌的墙上挂上奖状，关上它那脆弱的大门——无论生活遭到了什么样破坏，人们还是要继续坚强地、乐观地活着啊！

也许，生于安定年代的我们的确无法完全感受到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和历史影像来反思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战争，从来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切战争都是非人道的；它的出现，只会破坏人民的物质财产和精神生活，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双重灾难。如今，我们谈论战争，不应该玩闹似的谈论它，简单地将其当做儿戏；也不应该狂热地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套用到一切冲突上；更不应该盲目地忽视它，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对待战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地去思考它，并牢记过去时代的战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避免它的再次发生，也避免让全人类文明再度陷入灾难！

愿和平永在。

(海峡财经学院21级金融班 吕苗)

一片冰心，千秋童稚

“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写给冰心的挽联，也是矛盾对于冰心极富褒奖的评价。

谈起谢婉莹，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谈起“冰心”这个名字，应该就广为人知了。得益于她“大爱”的辉光，冰心不仅是这一代人熟悉的作家之一，更是无数青年与儿童心中高悬在夜空中的耀眼光星。

1900年10月，冰心于福州三坊七巷的谢家大宅中呱呱坠地。降生在书香门第的冰心自幼便对文学情有独钟，早早便接触到了各类文学书籍。她不仅饱读中外著名文学作品，还慢慢用独到的见解来培养自己的行文风格。同时，冰心的舅舅是同盟会会员，经常将同盟会刊物《民报》带回家中，《民报》里的进步新思想有如泉水一般涌入她的心内，渐渐地凝聚成了磅礴的浩然之气。

1919年，她第一次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家庭》，提及“冰心”这个笔名的由来。她认为“冰心”二字简单好写，又与本名中“莹”的含义相照应，况且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澄澈诗意在先。在随后的数年里，她没有辜负她的笔名，借“冰心”二字，用她的文字生动地描绘了人世间的真善美，撰写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民族大爱，得以窥见。

在我看来，冰心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儿童文学。她以孩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生活中的万物都怀有赤诚的热爱，并将这份爱转化为文字，散播给读者。她歌颂母爱、童真和自然，还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人”。冰心以儿童文学作品对少年儿童进行美的教育，但她的作品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而是同特定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

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觉得悲哀。”这是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所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向孩子们表达了最纯粹、最真挚的爱，教予他们美好与希望。23岁时的她决定用自己文字来回击喜欢她的小读者们，她渐渐继续写了60年的《寄小读者》，期间收到过许多读者的热情回应，正是这些回应，让她感到“永远年轻”！直到冰心百岁过世时，她仍是一个充满童真的“老小孩”。

“一代代的青年人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于冰心，巴金如是评价道。冰心在文学圈不受待见与她文学风格有关，可能因为家境显赫，她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因此在冰心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带着与当时黑暗年代相违背的“阳光感”。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文学家写的都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而她的作品则注重于“善”与“美”。不可置否，她笔下对孩童的爱意在每一个细腻的文字中流露，在每一寸铺陈的纸张中倾吐——爱意是榆叶流苏的纹路，探向落墨的每个角落。

素时锦年，时光荏苒，当你我褪去幼年纯真，变得成熟，变得独立，当你我的眼界由狭隘变得宽广，眼里所看、心中所想也就与以往不一样了。而兴许是作品风格的原因，当时民国的人们对冰心颇为轻视。陈西滢曾说道：“冰心的文字一望而知，便是从未出过校门的人作的。”但不论民国的人们如何评价，冰心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和在暗夜中振臂疾呼的斗士们相比，冰心更像是提着小小灯笼前行的引路人——以笔尖传递爱与希望，是儿童心灵的成长导师，更是为国为民的教育先驱！

(设计与创意学院21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 叶婷婷)

在中秋海岛的路上

九月下旬，我和舍友们一拍即合，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使本该在早晨睡懒觉的舍友一反常态，活力满满地订了十点的动车票，随后一阵手忙脚乱的准备中，我们坐上列车出发前往福建最美海岛——平潭岛。

“列车前方到站——平潭”，我们一行五人带着对风车海滩的无限憧憬踏上了旅途。下车的瞬间，微风裹挟着秋季特有的凉爽与我撞了个满怀。明媚的阳光洒满轨道，远处低矮的屋舍隐入成片的绿植，湛蓝的天空中悬挂着一朵迷路的云。正当我陶醉在这惬意的美景中时，一个严峻的问题猛然砸向我：车站无法打到网约车，而我们距离海岛一日游的第一站——北港村，还有十几公里。在我们手足无措的空隙里，一位穿着土黄色上衣，黑色过膝短裤的圆头圆脑的胖大叔找上了我们，他表示可以以500一天的价格为我们提供包车服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我们最终以450元包车一天的价格，正式开始了未知的旅程。

胖司机细心地观察到我同伴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又穿着笨重的皮鞋，于是主动提出要在路边小店买拖鞋的建议。“果然便宜没好货，吃这，一上车就有附加收费”，我暗自想道。司机七弯八绕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村庄里，两边的道路肉眼可见地从四车道变为坑坑洼洼的土路，正当我小心翼翼地查看导航时，胖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一家老旧的杂货店门口了，“路边的店都是坑你们这些游客的，这家店比较便宜，但东西卖得便宜。”他笑着解释道。我半信半疑地下车，在看到写着“拖鞋10元”的纸皮后终于舒了一口气。

一路上，胖司机不停地给我们介绍平潭的旅游地点，他实在太胖了，说话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很难不怀疑他是平潭岛里化为人形的观赏鱼精。“马上到北港村了，你们去玩的时候注意点，不要被坑了，本地海苔一包一般卖五块，鱿鱼丝一包十块，海螺风铃不要买，都是义乌货，村里路窄没法开车，我在入口等你们，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从他喋喋不休的嘱咐中，我对景区司机的刻板印象逐渐有所改观，也对平潭这座平凡的小岛大概有了一个初步印象——淳朴且温情。

“天气正好，微风不燥”说的应该就是今天吧，体感温度26度，迎面吹来的海风不疾不徐，路边摊的海螺风铃轻轻晃动，时不时碰撞发出清脆的“叮铃”声，我们就在这句话一般的氛围中相约观赏了热烈而内敛的海港小村。海水在阳光下轻颤，雪白的浪花与黝黑的礁石各显身姿，岸边的渔船如搁浅的大鱼，点缀于明黄色的海滩……我在车窗里频频回首，试图用目光抓住大鱼绚丽的

灰烬中诞生的真实冒险 ——观《灰与幻想》有感

本片只有短短十三集，但它的剧情却足以让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路历程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从懵懂无知到能独当一面的队长哈尔，有从天真可爱到成熟冷静的猎人梦儿，有从胆小畏缩到直面敌人的魔术师赫露，有温柔聪明却因决策失误不幸牺牲的前卫马纳多……敌人的存在也刻画得令人动容：他们会在闲暇时与同伴下象棋，会在打到猎物时开心蹦跳，会在睡意袭来时偷偷躲在角落打盹发出鼾声，会在身处绝境时歇斯底里地呐喊……这个世界里，多了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主角不是为了无所不能的，而就算是怪物反派，他们也在为了活下去而拼尽全力！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人物才显得更加丰满，这部动画才显得更加真实。

这种“真实感”实际上贯穿了整部灰幻——夕阳下的城镇建筑、街道上的买卖、瘫在街边的潦倒义勇兵、费劲千辛万苦终于吃上饭的人们、马纳多送给赫露的发夹……曾经的他们对于未来有无限畅想，而如今他们担心的却不是能否吃到一顿饱饭。身边相伴的再也不是高楼

耸立的喧嚣，车水街头霓虹灯的绚烂夜色，等待他们的只有在满身疲倦时溜去镇上小酒馆的娱乐，与外城泥土的气息。主角团们时而仰望星空，时而眺望远方，可他们是否思考过回到原来的世界呢？答案毋庸置疑，但回去的方法无处可寻。美好的风景撒过天便难以再寻，永恒存在的只有那窗外高高挂在夜空中如血般鲜红的月亮。正如剧中说到的：“哭泣并不是因为软弱，忍耐也不是因为坚强”。每个人其实都在和残酷的生活作斗争。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这个奇妙舞台，华丽但现实。灰与幻想的世界中，灰色交错着彩色，人生的坎坷与世界的残酷交织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既是一个灰与幻想的故事，也是一个你忘却已久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因残酷现实而折射出的美，才是最令人着迷的景色。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阴谋战争，有的不过是喝喝小酒，打打小怪，学学技能——这才是普通人的真实冒险故事啊！

(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

理想船

——观电影《海上钢琴师》有感

终身与船相依，一生的轨迹都交织在船的航线里；名声合该遍布陆地每一寸，却只有一张破旧的唱片碟留在二手店；人们叹他才华局限于船内，他偏觉得悠扬在海面上的琴声才算是得其所。他叫1900，固执的，才华横溢的，昙花一现的海上钢琴师。看完影片，我奇异地联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或许是隔着古今中外的1900和林黛玉二人都被自然赋予灵性，也都带着一身的灵气天赋回归于自然，拥抱孤独，不问世事，心为赤子，殊途同归。

像主人公的奇特名字1900一般，影片无处不透露着20世纪的古典氛围感。大众欣赏的音乐类型的变迁，聚在船头等待着目睹自由女神像的第一刻大喊“美国”，都是对20世纪的回顾。船像20世纪的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见证时间由起伏的海面沉入尽头，见证新旧兴衰在霞光洒落的甲板上交替，而1900是其中不遵守规则的唯一变量。

被弃养在贵族船舱，被船上的煤工丹尼收养，一次偶然的机会，1900对钢琴无师自通，鲜花与掌声自此来到他的身边。毫无疑问，他是天才，与灵感相依，由天性引领，长于海风中，飘摇浮船

上，特定的环境里长出奇异的天才，海上的风浪间孕育出洁净的灵魂，他坚持不同于世人的一份自觉，有不同于世人的一份坚守。他这一生从未下船，或许冥冥之中这位天才钢琴师的命运构成因素就包含了终身与海相伴，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构不成这片咸湿海风里的传奇。

他本有机会下船的，他也一定从与船上流动的两千人的相处中形成了自己对陆地的认知，但最终都结束于“不愿”二字。与自称爵士音乐鼻祖的杰里斗琴，因接触到了船外世界音乐的美好而流泪；透过舷窗对姑娘一见钟情，因瞬间的心动而创作出唯一传世的音乐。与社会连接的机会时时展现在他面前，但他是如此习惯孤独，陆地会给他带来数次惊艳，他因陆地上的美好事物而心动，却未曾妥协。他的不愿并非完全来自对陆地未知的恐惧，他在船上已经见过了太多陆地的人在人们身上的投影。我想对于理想，每个人给出的答案本就不一样。我不同意有人说1900因懦弱而不肯下船，名利对他已唾手可得，但他甚至不希望自己的音乐被做成唱片。况且对他来讲，就在方寸之间，生命同样无限。

小号手麦克思作为1900唯一的好友，原本也想要劝他下船，却在聊天的最后尊重、理解了好

友的想法。“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东西。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唯独没有尽头。”以船为单位的短暂人生让陆地对1900而言是太过庞大的命题，有限的琴键让他创作出无限的音乐，而没有尽头的世界对他来说只能是不会创作的一种音乐。看完影片很久了，我始终记得他带领麦克思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将钢琴轮胎锁开，以钢琴为媒介，与大海同频共舞的一幕——无视船上任何障碍，将海的狂风骤浪化为钢琴游走于船厅的助力，用琴声的悠扬抚平麦克思对海浪的眩晕，用共同的频率驱除小号手与大海的矛盾。我看到了年轻艺术家的敢想敢做与知行合一，看到了一个天生属于大海的灵魂。我想麦克思最终不再劝1900下船也有一份来自于他对与大海间天然契合程度的折服。

诗和远方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注解，海上生长成完整立世不俗的人格，在弗吉尼亚号里延伸出人生自由而艺术的脉络，海能给他磅礴诗意，船能带他去到远方。船是有限的版块，理想的浮城，呵护他纯粹的理想，维持住他习惯的一切，当理想的国度在时间的波澜里陈旧，被装上六吨半的炸药，青年在生与理想的选择中，将自己人生的休止符谱写进漫天火光的尘烟里，或许归于大海就是他的宿命，有人讲下船是海阔天空，但也许海上钢琴师1900的海阔天空只存在于海上，理想根植的土壤仅限于船里，不容许移植。(工程学院21级工程造价1班 何为)

拥抱生命，珍惜当下 ——观电影《人生大事》有感

影片通过刻画小文从理解死亡的含义，到不接受与外婆离别的事实，再到最后“想念外婆的时候就抬头看天上的星星”的动态过程，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稚童对于生与死的独到的、梦幻的见解，以孩童的眼睛看世界，总能发现绝境中的点点萤火。“我没有外婆了，但我有爸爸。”绚烂星空下，小文澄澈的双眼和真诚的言语将莫三妹身上被市井生活磨砺出的尖锐棱角温柔地包裹住，就好像一粒糖石陷入平静的湖，一种名为爱与依偎的种子在两人身上慢慢发芽。

故事在一个平静的午后迎来了转折，因为要帮前女友因车祸死亡、连尸体都被货车碾碎的老公修遗体、“画骨描皮”，莫三妹软硬兼施地请来了深谙此道的父亲。在通宵达旦的工作后，莫三妹和父亲因职业观分歧而颇有隔阂的关系终于有所缓和。看着死者家属感激、动容的眼神，莫三妹终于明白了殡葬师这个职业的伟大之处——让死者体面地走，让生者释然地告别。而正当他开始反思自己从前因不愿继承殡葬师这个职业而多次与父亲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种种不孝举动时，年迈的父亲独自在手术台晕倒了——“我最后给你留一道题，你帮我办

一个令我满意的、不一样的葬礼，不然我做鬼也天天来烦你。”莫三妹摸着父亲逐渐变冷的手，泣不成声。

而后，莫三妹好似终于明白了生与死的意义，他开始把更多的温柔与耐心投入到小文身上，并把小文看作自己在世界上仅存的依靠。在他因父亲的死而萎靡不振时，小文带他看星星，“就像当初从天空中找到最像外婆的那颗星星那样”，小文的小手搭上莫三妹的大手，月色里两个互相搀扶的影子，就这样从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变成不离不弃的亲人，并相互扶持着去经历、去探索未知世界里的生与死。

“拥抱生命，珍惜当下”应当是这部影片的主旋律。莫三妹与小文的相遇本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他们在互相救赎的过程中碰撞出的亲情的火花，使两人能够在残酷的市井生活里，拥有带着伤痛继续前行的勇气，拥有怜悯众生的善意，也拥有珍惜当下的坚定。我想，人生如蜉蝣，在短暂的生命里，不妨多一点点爱与善，多一点点对生命的敬畏与思考，即使带着往日阴霾，也要有砥砺前行、拥抱生命的勇气与释然。

(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